

一、前言

2010年夏天的一個晚上，張復國、陳志明和幾位朋友齊聚 P 縣懷安一村自治會辦公室開會，其中有些人是原眷戶，也有一些是來自村外的熱心人士，共同籌備 9 月份即將開始的各項活動。¹近年來，他們已經在此召開多次工作會議，甚至成立 P 縣眷村文化協會，主要目標就是希望把懷安一村保存下來。台灣各地有許多人和張復國與陳志明一樣，不論是否為原眷戶，都希望為眷村爭取一個保存機會，除了留下成長記憶，也可以見證台灣社會的歷史軌跡與多元文化。但是，何謂眷村保存？我們又該如何理解眷村保存的現象與意義呢？

眷村面臨拆遷消失的危機，保存之說四起。本研究希望指出，眷村的出現有其特殊的歷史條件與政治因素，第一代眷村住戶多數來自中國大陸各個不同省份或地區，彼此之間因為戰亂流離而擁有相似的生命歷程與情感經驗，但沒有共同的血緣或地緣關係，反而包含極為分散的祖籍、姓氏、語言或生活習慣。此一群聚現象不同於早期具有明顯同祖籍、同姓氏的漢人移民模式，成為觀察眷村保存時不能忽略的重要面向。其中一個關鍵是，眷村文化不一定具有世代相傳的條件與可行性，如何檢視眷村保存的起源、成效與限制也就成為一個亟需審慎思考的問題。

本研究採取多元文化的分析觀點，提出以差異與平等為核心的理論工具，透過眷村保存的個案研究來探討眷村保存的起源、可能與限制。我們希望釐清眷村保存為何出現，又是如何進行？這是由原眷戶發起的自救運動，還是有其他的結構推力，遭遇何種困難？眷村保存的出現與

¹ 許多眷村保存個案與相關業務的推動仍處於進行階段，為顧及受訪者隱私及當事人的立場，本研究使用的人名、路名、地名、村名及組織名稱均已經過修改或匿名處理。張復國與陳志明是保存工作小組的主要成員，張復國曾任懷安一村自治會核心幹部，陳志明則是來自村外、關心 Q 市地方文化發展的社區營造推動者。關於陳志明投入一村保存的緣由，請參見本研究註 15 的說明。

推動又意謂著什麼樣的多元文化？是希望訴求族群平等，還是要肯認多元族群的文化差異與集體記憶？本研究希望指出，眷村保存或是源於少數眷戶嘗試保存成長記憶的努力，也是台灣社會中不同歷史經驗與集體記憶受到公共肯認的一種文化資產保存工作。但就多元文化的觀察而言，除了肯認差異之外，我們也必須關注肯認差異與深化平等之間的可能糾結，才能釐清眷村保存的現況與瓶頸，認識台灣作為一個多元文化社會的特殊之處。

就論文組織而言，本研究首先從自由、平等、差異與國族的辯證觀點來檢視多元文化此一概念的不同面向與理論層次，希望整理出一個可以檢驗眷村保存之多元文化意義的分析光譜，然後將寫作主軸聚焦在差異、平等與多元文化之間的討論。其次，研究者針對眷村的起源、拆遷與保存進行歷史回顧，繪測出一個有助於評估眷村保存工作難度的歷史脈絡與結構圖像。再則，透過個案研究的田野資料，本研究希望指出眷村保存的若干特性，包括凝聚共識的挑戰、地方鄰里的反對、差異與平等的兩難等，進而檢視眷村保存的現象與意義，反思多元文化的現實意義與理論觀察。

二、文獻與方法

多元文化是一個當代許多人可以朗朗上口的概念，但也因為過度使用而可能帶來混淆。表面上，多元文化或多元主義(Multiculturalism)是出現於 1960~1970 年代北美地區的一種社會思潮，主要關心不同種族、族群、移民、原住民之間文化差異的觀點與倫理關係，鼓勵對於不同文化採取一種尊重與理解的態度。²進一步來看，多元文化或多元主義此一概念的出現有其重要的歷史與思想淵源，代表一種對於現代社會發展歷程

² “Multiculturalism”一詞可譯為多元文化或多元主義，主要取決於前後文的寫作脈絡，感謝審查人一提出的修改建議。